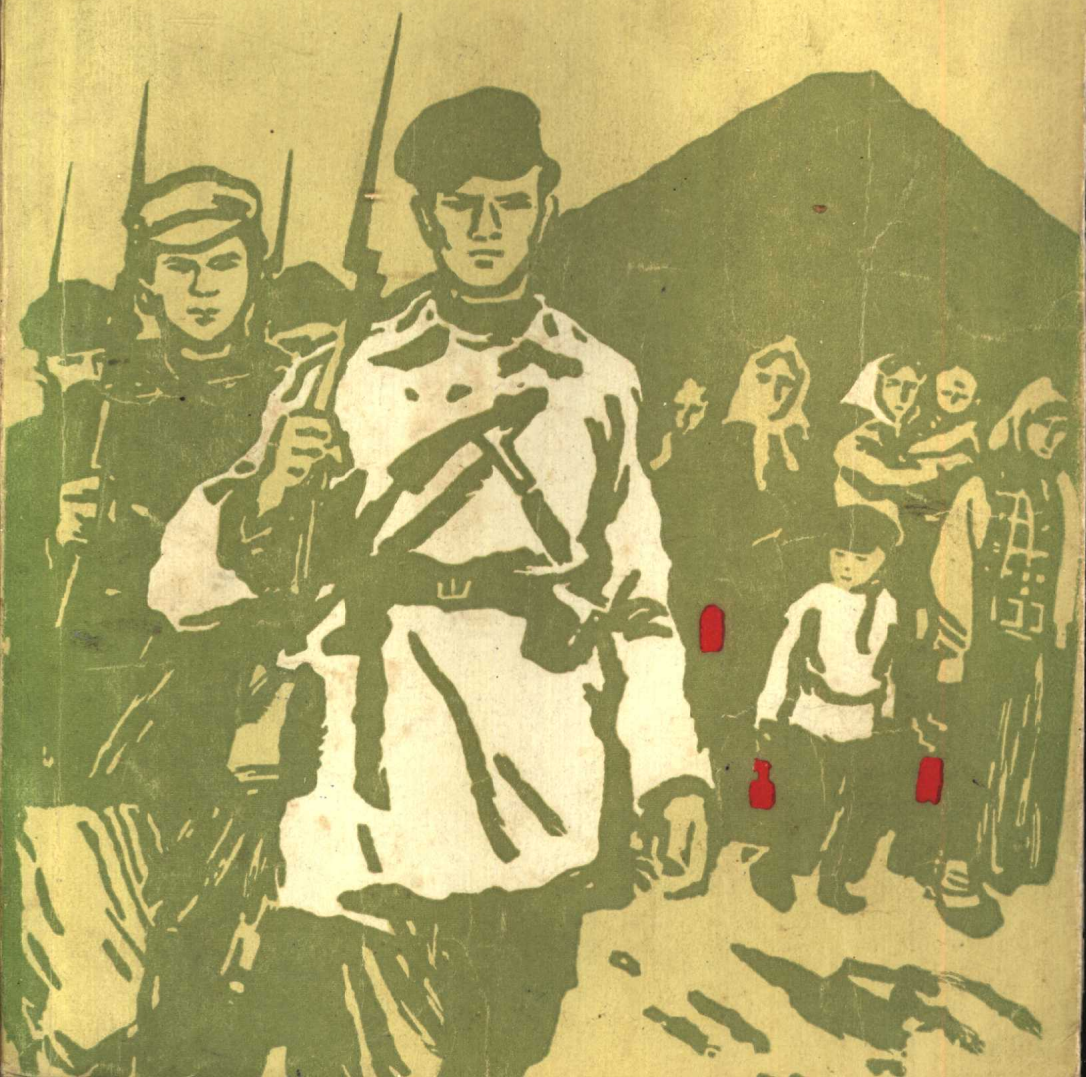


迎着朝霞

瓦·柯热夫尼科夫著

佟 軻 譯

第 一 部



迎 着 朝 霞

第 一 部

瓦·柯热夫尼科夫著

修 軻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迎 着 朝 霞
(第一部)

〔苏〕瓦·柯热夫尼科夫著
佟 軻 译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850×1168 1/32 8 12/16印张

1959年8月北京第1版 195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8 000 定价(4)0.75 元

內 容 提 要

“迎着朝霞”是最近几年来出现在苏联文坛上的优秀作品之一。全書共分两部。

这部小說描写了一九〇五年到十月革命前夕几个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一个小城市里的布尔什維克和他們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地下活动。他們迎着革命的朝霞，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在艰苦的环境中和敌人展开各种斗争。

在第一部里，作者精心地塑造了老一代革命家的接班人——聪明伶俐、机智果敢的季馬的鮮明形象，并通过这个孩子的感受，真切地刻划了几个对革命无限忠诚、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革命的坚强的布尔什維克，以及一些善良而勇敢的普通工人。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通过少年主人公一家的生活遭遇，热情洋溢地描绘了革命前夕这一严峻时期的事件。

Вадим Кожевников
Заре навстречу
Детям
Москва 1958

瓦·米·柯热夫尼科夫

瓦季姆·米哈伊諾維奇·柯熱夫尼科夫于1909年生在西伯利亚的那雷姆市，他的双亲是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从别处流放到这儿来的。

十六岁那年，作者从西伯利亚来到莫斯科。不久即开始写作。他第一个短篇小说于1929年发表在“罗斯特”杂志上。同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文学-民俗学系学习。

大学毕业后，瓦季姆·柯热夫尼科夫给“共青团真理报”，“青年一代”，“星火”以及“我们的成就”等杂志当通讯员，旅行过许多地方。

1939年，柯热夫尼科夫的第一本书“夜话”出版。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描写了国内战争时期的西伯利亚，描写了第一批参加建设的共青团员和苏维埃国家的各项新建设，以及农村中进行集体化的情况。

1940年，柯热夫尼科夫发表了描写国内战争的中篇小说“草原的进军”。这部小说显示了铁路工人在农村建立游击队的过程中的组织作用和领导作用。

1941年，苏联国立儿童书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篇小说“可怕的武器”，小说叙述一位军事发明家的一段惊心动魄的生活。

伟大卫国战争一开始，柯热夫尼科夫立刻走上前线。他参加过前方出版的“红军真理报”的工作，后来担任“真理报”的军事记者。他在第一线地带度过许多时间，观察过部队的生活和部队的

劳动,和战争中涌现的英雄们——战士和军官——会面,几乎哪里
有最残酷的战争,他就赶到那里去。关于这一切,柯热夫尼科夫已
经写成短篇小说,发表在报纸和刊物上。

在战争时期,他写了十五部短篇小说集,其中有:“沉重的手”、
“战争的故事”、“亲爱的同志们”、“战争中的劳动者”,以及中篇小
说“三四月间”。

柯热夫尼科夫由于积极参加了伟大卫国战争而获得两枚卫国
战争一等勋章,一枚红星勋章和五个奖章。

从1946年开始,他连续出版了几部描写战争的作品。到中国
各地旅行之后,他写了歌颂新中国的著作:“新中国的人们”(1954
年)、“人民以此自豪”和“千斤”(1955年)。近年来出版了他的几个
短篇小说集:“硬度”、“战争的道路”、“短篇小说和特写”等等。

长篇小说“迎着朝霞”是作者于1956至1957年写成的。

今年四月是柯热夫尼科夫五十寿辰,也是他从事文学创作三
十周年纪念日。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在为他举行的庆祝会上向他
致贺词说:

“在您那些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作品里,您以极大的爱心和对
生活的深刻了解,表现了苏维埃人的英雄性格,表现了他们的勇敢
气概、他们对胜利的坚定信心、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片忠贞。

“在伟大卫国战争的日子里,您和苏军战士共同分担他们的困
难,共同分享他们的欢乐,因此,您那些描写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
和特写,具有一个作家的高度的严谨和激动人心的说服力。您的
作品‘迎着朝霞’表达了一个少年对事物的新鲜感觉,同时又表现
了一个成熟的艺术家的敏锐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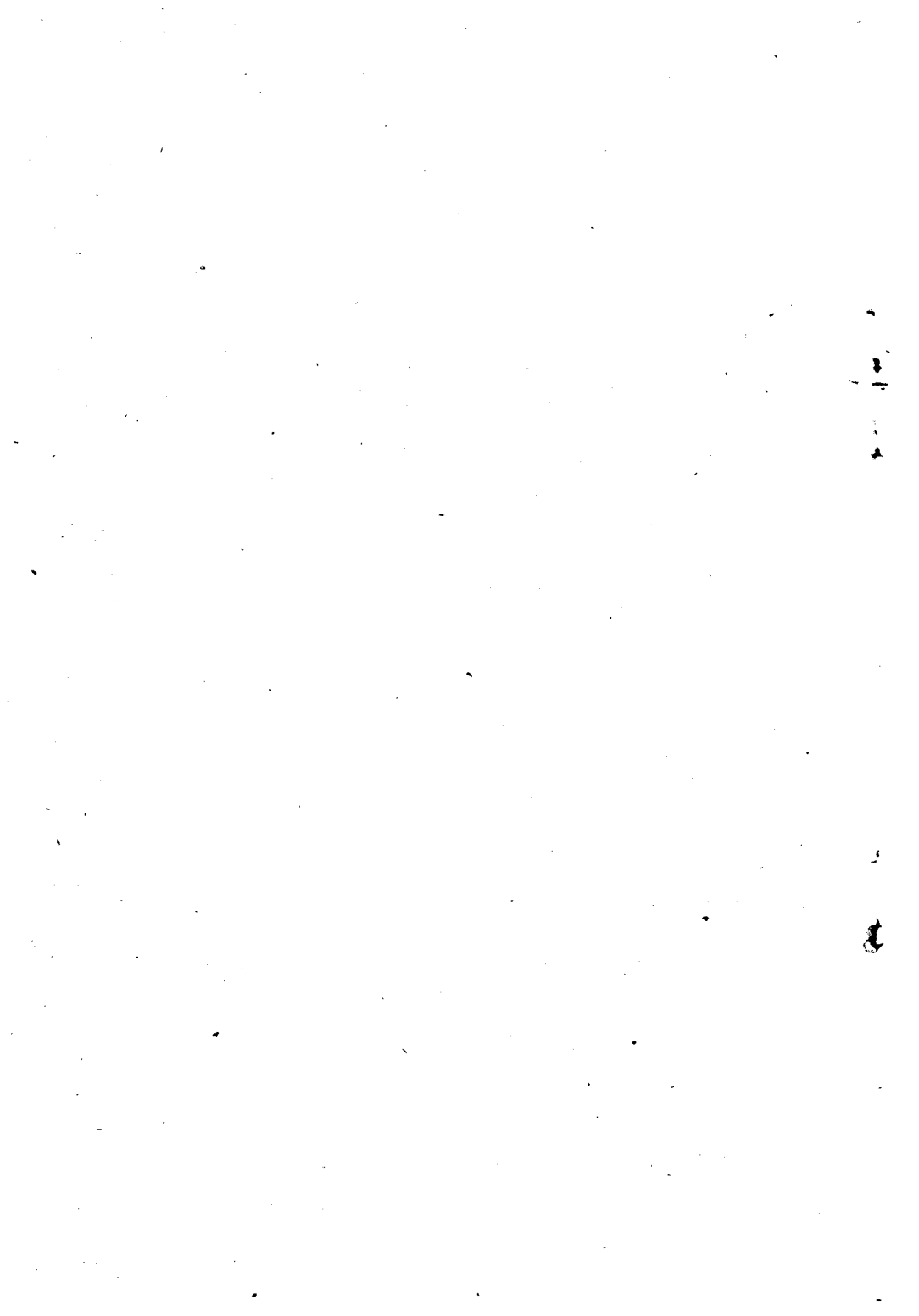
“您的作品永远具有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柯斯洛夫在“文学报”上发表的一篇庆祝柯热夫尼科夫五十寿
辰的文章里,称长篇小说“迎着朝霞”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

的一个重大贡献，而对作者本人来说，也是他在艺术成就方面迈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

瓦季姆·柯热夫尼科夫现任“旗”杂志的主编。

凌芝編譯





第一章

不管季馬闖了什么禍，爸爸总是不跟他发脾气。

季馬把煤油灯打翻，掉到地下，象一只小鍋似的綠玻璃灯罩摔得稀碎，但爸爸只伤心地草草說了两句：

“唔，孩子，我們闖了禍！媽媽回來，我們怎么跟她說？”爸爸蹲下來，把碎玻璃片拾在報紙里。

“爸爸！”季馬說。“讓我到廚房去一個人在里边蹲一宿，等媽媽什麼時候饒了我，我再出來，成嗎？”

彼得·格利果利耶維奇把碎玻璃片倒進脏水桶里，手摸着胡子，在屋里默默踱了好久，然後，往桌子底下瞧瞧那因為害怕看到爸爸傷心的臉孔而鑽到桌底下的季馬，氣沖沖地說：

“自己不覺得有錯，就向人家求饒，只有怕事的人才會這樣做。”

“爸爸，”季馬訴苦地說，“我不是故意打碎的！”

“那麼說，你心口不一致的行為就更該受責備麼，”爸爸用教訓的口吻說。

“我是因為打了燈罩吓壞了！”

“原來你是個胆小鬼！？”

季馬受不了這個。他從桌子底下鑽出來，走到爸爸跟前，氣得呼哧呼哧地問：

“你說我是胆小鬼？”

“是啊，”爸爸安靜地說。

季馬由於失望向四下里瞧看，目光落到凳子上，那里放着個蓋上小碟的牛奶壺。季馬用挑戰的目光瞧着爸爸，兩手抓住牛奶壺，高高舉起，遲疑了一下，然後用足力氣摔在地上。

“瞧，”季馬小聲說，“我還敢摔碎一些別的東西！”

爸爸眯起眼睛望着季馬。

“你知道你現在這個勁頭象什麼人？很象暴徒！”

季馬知道暴徒是幹什麼的。媽媽講過這個。季馬還沒有生下來的时候，媽媽住在羅斯托夫，那时候，運貨馬車車主和面粉商人抬着沙皇象在城里游行。媽媽把自己的女朋友愛絲菲麗藏了起來。當暴徒們用鞋踢門的時候，爸爸（那时候還根本不是什麼爸爸，只不過是媽媽家里的客人）脫下大學生制服，戴上錫戒指，開開門，就在門堂里跟他們打起來。若不是工人戰鬥隊趕來把暴徒趕走，爸爸就會叫人打死了。直到現在，爸爸眉毛上還留下一道白傷疤。

在家里最使人難過的字眼就是“暴徒”。季馬眯起眼睛，深深吸了口氣，鼓起勁，絕望地放聲嗚嗚哭起來。最後，當他睜開那雙

被眼泪粘在一起的眼睛的时候，看到爸爸穿好衣服站在門口。

“爸爸，好爸爸，”季馬拚命地叫喊起来，“你可別走啊！”

“我到隔壁去借牛奶，”爸爸平心靜气地說。“你自个儿要是不敢呆在屋里，”爸爸用奚落的口吻說，“就跟我一块儿去。”

“那你回来嗎？不騙人嗎？”

“我从来不騙人，也不說瞎話，”爸爸生气了，接着又說：“你去把拭布拿来擦擦地板吧。”

季馬一边啜泣着，一边用沉甸甸的湿拭布擦着洒在地上的牛奶。然后，把拭布放在脏水桶旁边，在洗脸盆里洗洗手，叹了一口气，在火爐和洗脸台之間的角落里坐下。厨房里黑洞洞的，可怕极了。火爐铁門四周聚集了一堆黑蟑螂。安着洗脸台的灰色墙上有些小甲虫在爬。老鼠在搔脏水桶，山鼠把仓房里的空食器弄得蹦蹦响。

“这跟监牢里一样，”季馬心想，“所不同的只是监牢里尽是咬人的东西。爸爸說，那儿最煩人的是臭虫和跳蚤，老鼠倒没什么，有了老鼠反倒不寂寞。爸爸还养活了一只，自己亲自喂它东西吃。”

爸爸对季馬也是特別耐心教育，从来不打罵他。只是用安靜平和的声音給他講应该做什么样的人，要做一个誠实、正直和勇敢的人。但当媽媽夸奖季馬会升茶炊和能到井台上去打水的时候，爸爸說：“有什么可夸的，这是一个人坐下来就有的一种責任感。”

季馬由于意識到自己有錯，心里很难过，虽然他觉得自己冤屈。要知道，季馬很少見到爸爸。为什么爸爸跟他講話总是象跟大人一样呢？可人家沃夫卡·苏霍夫的爸爸也坐过牢，也是流放回来的，但他到哪儿去都帶着他的小沃夫卡，并且夸奖他說：

“看到我的后代了嗎？喂，沃夫卡！我問你个問題：誰僭了帝位，誰是吸血魔王，誰坑害了百姓？”

“沙皇，暴君尼古拉二世，”沃夫卡大胆地說，快活地閃動着狡猾的眼睛。

可是季馬的爸爸却根本不准他講皇帝的坏話。每當有客人來的時候，爸爸總是匆匆忙忙地叫季馬上街去玩。

不錯，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可怕的事。不過那時候季馬還是個很小很小的孩子。他們坐着一只塗了焦油的大船從納雷姆偷偷到西伯利亞的一個縣城里來，住在“貴族”旅店里。爸爸刮了胡須，馬上年輕了好多。媽媽編起了辮子，頭髮梳得高高的，買了件綉着黑條子的女短上衣，打扮得挺漂亮，有點太神氣了，象是納雷姆城警察的太太。

“喂，大兒子，”爸爸滿面紅光地對季馬說：“我們馬上就要回俄國了！”隨後便富於幻想地加了一句：“孩子呀，那兒天氣可暖和了。”

媽媽舒平着上衣肩上鼓出的地方，一面不安地問：

“彼得，你看怎麼樣？我打扮得有點兒象省里人，是不是會太顯眼了？”

以後，媽媽跟爸爸低聲說了几句，爸爸小聲說：

“證件比真的還保險，瓦麗雅，這一點請放心，伊扎克遜是西伯利亞最好的雕刻家，是位行家，我們所有的證件都是他給造的。”

爸爸媽媽早晨進城，晚上才回來，他們又幸福，又快活。

有一次，季馬一個人在房間里呆了半天。後來他實在呆不下去了，於是開開門，走到走廊里去，這是爸爸媽媽根本不准許的。

季馬在空蕩蕩的長走廊里走了很久，目不轉睛地瞧着自己的新羊皮鞋。忽然，有個人把他高高舉起來，用一種震耳的聲音快活地問：

“鞋不小嗎？”

以後，還未等季馬回話，一個紅臉、留着胡子、頭髮梳得象刺猬

似的人提議說：

“想看我跳‘芭勒娘舞^①’嗎？”

他踩了踩穿着毡靴、外面罩了套鞋的脚，蹦起来，在走廊里輕飘飘地、迅速地跳起舞来，一会儿蹲下，一会儿又跳跃起来。身子俯向季馬，不怀好意地問：

“咱們吃小蜜果，好不好？”

他发现季馬犹豫不定，便喊了起来：

“等一下，我給你看一只最好的金翅鳥！这鳥儿长的象金翅鳥，可唱起来跟金絲鳥一样。你總不想看看有学問的猫^②？这玩艺儿一听到口令便跳起来！”

那家伙拉住听得发呆的季馬的手，帶着他到楼梯下边看門人的屋里去。

天棚下边挂着个鳥籠，籠里有一只羽毛蓬松的、肥墩墩的灰雀。那家伙用一个手指头伸进籠里去，推了推立在树棍上的灰雀，失望地說：

“我本来以为叶納肯吉养的是金翅鳥呢。他还算得上一个鉴赏家！”

然后，他蹲下来，用笤帚在床底下找什么，快活地說：

“猫跑了。没关系，我們来找它。”他用手拍拍凳子，提議說：“坐下吧！趁猫不在，我先給你表演个戏法。你有錢嗎？我給你十五戈比。你用这錢可以随便买点东西吃。你爸爸大概不会給你錢，当伙計的都是吝嗇鬼。”

“我爸爸不吝嗇，也不是什么伙計，”季馬生气地說。

那家伙哈哈大笑起来，說：

“我这是跟你开玩笑。这儿有个工头講过你爸爸的謠話。他

① 一种俄罗斯民間舞。

② 俄国童話里把貓說成有学問的貓，就象把狐狸說成狡猾的狐狸一样。

爸爸在謝米巴拉金斯克掙了錢，不給他；那時候你們也在那兒住。”

“我們從來沒在謝米巴拉金斯克住過，你老是說爸爸的謊話！”
季馬火了，把十五戈比扔在桌上。

“你不要生氣。好人總是有人講他們壞話的。”接着那傢伙又用威脅的口吻說：“以後我要揍那工頭一頓！”隨後擔心地詢問：“那你們在沒到這兒之前住在什麼地方？”

“在納雷姆！”季馬急躁地說。“真的是在納雷姆！”

那傢伙滿面紅光，快樂地說：

“好，謝謝你，朋友，你救了我！我心里簡直是去掉了一塊石頭！”象對待大人一樣，他尊敬地握了握季馬的手：“好，你可真是給我去掉了一件沉重的心事！”

晚上，當季馬跟爸爸媽媽在旅店房間里喝茶，爸爸又給季馬講他們回到俄國該多么好的時候，門開了，進來個憲兵軍官，後面跟着兩個警察。季馬認出他們當中有一個就是他白天認識的那個傢伙，心里害怕極了。

那軍官把二個手指放到帽沿上，對媽媽滿有禮貌地行了個禮：

“我們突然闖了進來，請太太原諒！”他轉向爸爸，臉色立刻變得十分凶惡，急促地命令說：“穿上衣服跟我們走。”

爸爸仍然安靜地坐在桌子旁邊。

“憲兵軍官先生，我想您是懂得手續的，也要講講理由……”

“混蛋！”那軍官喊了起來。

季馬認出是他白天認識的那個警察向前走了一步，呲牙笑了笑，用手指指着季馬說：

“這個孩子今天白天把一切全都告訴我了。”然後，轉向爸爸，用責備的口吻說：“先生，請您不要裝佯了。你們並不是從什麼謝米巴拉金斯克來的。你們極其嚴重地違反了法律條文。”

“混蛋！”爸爸說。



季馬認出他們当中有一个就是他白天認識的
那个家伙,心里害怕极了……

“孩子还小嘛！不会說謊，”警察高兴地說。

“我說的是你，坏蛋！”

“請你不要出口伤人，”警察生气地說，一边轉向宪兵軍官，用一种哭喪的声音說：“閣下，請您把我們执行任务时受到的这种侮辱記下来。”

爸爸默默地穿上大衣，手里拿着帽子，走到媽媽跟前，小心而溫柔地吻了吻她的太阳穴，然后，从椅子上抱起季馬，把他那顫抖的、湿润的脸蛋紧紧地压在胸前，輕輕地小声說：

“別哭，傻孩子。就是大人，聰明人有时候也看不出奸細来。何况你还是个小孩子。”

过了二个月，季馬跟媽媽一起坐着拖船到下游去。天一直下着潮湿的雪，四下里是稠密的、深藍的大森林。整个河上盖滿一块块的冰排。越往北，大森林越稀少，而冰排越大，水手們总是要用竿子把冰排撑开。后来，輪船停下。季馬和媽媽坐小船上了岸。一个寬肩的非俄罗斯农民用雪橇拉着他們足足走了三天。低矮的雪橇駕着两只鹿，农民不是用鞭子，而是用一根細长的棍子赶着它們。

他們在沒有道路的白茫茫的荒原上走着，四下里是低矮的、歪斜的小树，高矮和季馬个儿差不多。四周是白茫茫的一片，季馬覺得他們只是在一個地方轉，怎么也沒办法往前走了。但过不了多久，前边出現了一些熏黑了的雪堆。

“熊掌，”車夫說。“到地方了。”

季馬起初沒有認出爸爸，因为爸爸头上戴着頂跟車夫戴的一样的皮帽子。他的臉又瘦又黃，长滿胡須，嘴唇又干又硬。

媽媽吻了吻爸爸，然后开始跟那些一律穿着鹿皮上衣的人拥抱。

“天呀，爱絲菲丽，你多胖啊！”她驚訝地喊道。“格奥尔基，亲

變的，太高兴啦！費多尔，你胡子长的象个老爷爷！”然后尊敬地說：

“你好，雷日柯夫同志，”接着胆怯地問：“你不是……”

“改成了无期徒刑！”一个身材不高、长着閃閃发光的蓝眼睛、瘦瘦的脸上留着整齐的小胡子的人快活地說。

爸爸住在一所用黑褐色大木头造起来的二层的小房子里。上层是房东的杂物間。那儿放了干草，墙上挂着涂上松脂油的魚网。下层的大部分地方被一个洞穴似的巨大的俄国式火爐占去了。天棚下边悬挂着鴨嘴花环，地上放着麋鹿皮，粗木板釘成的櫥柜里放着个真正的巫师用小鼓，小鼓上边有个晒干了的鬼爪。

被流放的人經常聚集在他們这所小房子里。他們都疼爱季馬，用爱撫的口吻叫他“小西伯利亚人”。

肥胖的爱絲菲丽送給他綉着珠子的高筒毛皮靴子，費多尔·扎哈罗維奇送来一只小狗，蓬松的毛，粉紅色的鼻子，跟雷日柯夫一样的蓝色的、快活的眼睛。

被流放的人並沒有显出不幸和忧郁的样子。他們聚集在一起，用水桶煮餃子，或者做兔肉餅，把大复盆子做的千层餅当点心。但一坐下来吃飯，大家立刻便开始大声地、气冲冲地互相爭論，甚至吵起来。格奥尔基·薩維奇有一次对爱絲菲丽說：

“你沒有祖国，所以你站的立場是失敗主义者的立場，而我是俄国人，我希望打败条頓騎士团①。”

媽媽从衣架上扯下薩維奇沉甸甸的翻毛狗皮大衣，扔到地上，气愤地說：

“滾蛋！”

“瓦丽雅，不能这样，”爸爸調解說。

① 条頓騎士团(日尔曼騎士团)，13-14 世紀对东欧实行封建天主教侵略的天主教騎士团。这里系指德国人而言。